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九回 匹婦含冤惟自縊 老鰥報怨狠投詞

喪國亡家兩樣人，家由妾娶國闖臣。
賢作佞，假成真，忠良骨肉等灰塵。
被他弄死身無悔，空教旁人笑斷■。

略生巧計新離舊，用點微言疏間親。

高四嫂將晁大嫂勸進後邊家內，三句甜，兩句苦，把計氏勸得不出街上撒潑了。晁大舍自己心裡也明知出去的原非和尚，小珍哥是瞎神搗鬼、捕影捉風的；但一來不敢別白那珍哥，二來只道那計氏是降怕了的，乘了這個瑕玷，拿這件事來壓住他，休了他，好離門離戶，省得珍哥刺惱，好叫他利亮快活，扶他為正。不料老計父子說出話來，茁茁實實的沒些鬆氣。計氏是有性氣的婦人，豈是受得這等冤屈的！所以晁大舍倒「蠟槍頭戳石塊，捲回半截去了」。但那計氏豈肯善罷干休，算計要把珍哥刺成肉醬，再與晁大舍對了性命。又轉想道：「我這等一個身小力怯的婦人，怎有力量下得這手？總然遂了志，女人殺害丈夫，不是好事。且萬一殺了他，自己死不及，落了人手，這苦便受不盡了。但只這個養道士和尚的污名，怎生消受！」展轉尋思道：「命是畢竟拚他不成的，強活在這裡也甚是無為。就等得公婆回來，那公婆怎替我遮蔽得風雨？總不如死了倒也快活。」定了九分九釐的主意。

適值老計爺兒兩個先到了前邊，傳與晁大舍道：「休書寫了不曾？我來領閨女回去。」晁大舍推說著了氣惱，病倒在牀，等身子好了再商議罷。老計道：「只怕不早決斷了這事，不止於和尚道士要來，忘八戲子都要來哩！」一邊說著，走進計氏後頭去了。計氏問道：「昨高四婆子說我昨日曬的時節，爺和哥還在對門合禹明吾說話來？」老計道：「可不正合禹明吾說著這件事，你就出去了。」計氏道：「禹明吾說什麼來？」老計道：「海姑子合郭姑子從你這裡出去，擦著禹明吾送出客來。禹明吾還說：『這們毒日頭，你兩個沒得曬麼？』讓到家，歇了涼去。您這裡亂，那兩個姑子正還在禹明吾家吃飯哩。」

計氏從房裡取出一包袱東西來，解開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這是五十兩銀子，這是二兩葉子金，這是二兩珠子，俱是昨日俺婆婆捎與我的。爹與我捎的家去，等我到家交與我。這三十兩碎銀子是我這幾年攢的，這是一包子戴不著的首飾：兩副鐲子合兩頂珍珠頭箍，合這雙金排環。哥與我捎的家去，也替我收著。把這匹藍段子快叫裁縫替我裁件大袖衫子；這一匹水紅絹，叫裁縫替我裁個半大襖，剩下的，叫俺嫂子替我做件綿小衣裳，把這二斤絲綿絮上；剩下的，哥也替我收著，明日趕晌午送已我，我好收拾往家去。」老計道：「這們數伏天，你做這冬衣裳做甚麼？」計氏道：「你這句話就臊殺我！你管我做甚麼？我不快著做了衣裳帶回家去，你爺兒兩個窮拉拉的，當了我的使了，我只好告丁官兒罷了！我別的零碎東西，待我收拾在櫃裡，您明日著人來抬。做衣裳要緊，不留您吃飯罷。」

打發老計父子去了，在房收拾收拾，恰象真個回去一般，又發出了許多衣裳，一一都分散與伏事的這些養娘。養娘道：「奶奶沒要緊，把東西都依散了。大爺說道要休，也只要快活嘴罷了。老爺奶奶明媒正禮與大爺娶的正頭妻，上邊見放著老爺奶奶，誰敢休？就是大爺休了大奶奶，你也不敢回去！」計氏道：「依您這們說起來，憑著人使棍往外攆，沒的賴著人家罷？」養娘道：「自然沒人敢攆。」計氏又叫丫頭從牀下拉出那零碎攢的一捆錢來，也都分與那些伏事的女人，說道：「與你們做個思念。」眾養娘道：「就是奶奶回去住些時，也只好把這門鎖了，我們跟去服事奶奶，難道又留個火煙在這裡？」計氏道：「我也不帶你們去，你們也自然去不的。」說到中間，一個個都哭了。

天約有辰牌時分，等莊上柴不送到，還不曾做得早飯，計氏自己把那頂新轎拆下幾扇，燒鍋做飯，又把那轎槓都用火燒的七斷八截的。養娘道：「可惜的。燒了那舊轎，坐這頂新轎，卻不好麼？」計氏道：「我休了，不是晁家人了，怎好坐晁家的轎？」晁大舍打聽得計氏收拾要回娘家去，倒也得計的緊，但又不知他幾時回去。

到了六月初八日晌午，老計父子果然做了衣裳，一一完備，用包袱包了，送與了計氏，又喚了幾個人來抬計氏的箱籠。計氏止挾出四個大包袱捎回，說道：「我想這幾件破櫃舊箱值得幾個銅錢，被街坊上看見，說你抵盜他的東西，不希罕他的罷了！」老計道：「你說的甚是。」計氏道：「我還不曾收拾得完，大約只好明日回來。你爺兒兩個明早且不要來，等我有人去喚你，方來接我。天氣熱，要速速打發我進房裡去，等我進了房，你有話再說不遲。昨日捎去那些東西要用便用，再不可把我賣錢使了！」老計道：「聽你這話，你莫非尋思短見？你若果然做出這事來，莫說他財大勢大，我敵他不過，就是敵得他過，他終沒有償命的理！你千萬聽我說！」又再三勸解了一通，去了。又用那轎做柴燒，吃了午飯。

傍晚，計氏洗了浴，點了盤香，哭了一大場。大家收拾睡了。那些服事的婆娘死豬一般睡去。計氏起來，又使冷水洗了面，緊緊的梳了個頭，戴了不多幾件簪環戒指，纏得腳手緊緊的；下面穿了新做的銀紅錦褲，兩腰白繡綾裙，著肉穿了一件月白綾機主腰，一件天藍小襖，一件銀紅絹襖，一件月白緞衫，外面方穿了那件新做的天藍段大袖衫，將上下一切衣裳鞋腳用針錢密密層層的縫著。口裡含了一塊金子，一塊銀子，拿了一條桃紅鸞帶，悄悄的開出門來，走到晁大舍中門底下，在門枕上懸縊自縊。消不得兩鐘熱茶時候：

半天聞得步虛聲，隔牆送過鞦韆影。

計氏在外面尋死，晁大舍正枕邊與珍哥算計說：「這天不容他。我倒說休不成了，他卻自己沒有面目，要回娘家去住。等他去了，把那後邊房子開出到後門去，賃與人住。一來每月極少也有三四兩房錢，二來又嚴緊些。」兩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得快活得緊，到了黎明，叫丫頭起去開門，好放家人媳婦進宅做飯。那丫頭把門一開，大叫了一聲，倒在地下，再做聲不出了。晁大舍道：「小夏景，因甚的大叫？」問了好幾聲，那丫頭慌慌張張跑來說道：「我開了門，一象個媳婦子扳著咱那門枕打滴溜哩！」晁大舍道：「你就不認得是誰？」丫頭道：「我只一見就唬殺了，那裡認得是誰！」晁大舍道：「那媳婦子如今在那裡？」丫頭道：「如今還在門底下，沒去哩。」

晁大舍一籠轎扒起來，提上褲，趿了鞋，跑著往外，說道：「不好！後頭計家的弔殺了！」到跟前看了一看，一點猜得不差，使手摸了摸口，冰涼的嘴，一些油氣兒也沒了。晁大舍慌了手腳，連忙叫起家人們來，叫把計氏解下，送到後邊停放。七手八腳，正待亂解，倒是家人李成名說道：「不要解！快請計老爺父子來看過，才好卸屍，不過是吊死。若是解下停放著，昨日好好的個人，怎會今早就死了？說咱謀死，有口也難分。快著人請計老爺合計大舅！叫珍姨尋個去處躲躲，休在家裡，看他家女人來番番了，吃他的虧。」那時小珍哥平時威風已不知都往那裡去了，攏了攏頭，坎上個鬆髻，穿著一領家常半新不舊的生紗衫子，拖拉著一條舊月白羅裙，拉拉著兩隻舊鞋。兩個養娘敲開了禹明吾的門，把珍哥送進去了。

計老頭睡到四更天氣，只是心驚肉跳，睡不著；直到五更將盡方才合眼。只見計氏就穿著這做的衣裳，脖子纏著一拖羅紅帶子，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爹，我來了，你只是別要饒那淫婦！」老計唬了一身冷汗。方才醒轉，只見那計大官跑到老計窗下，說道：「爹，你快起來！俺妹子一定死了！做的夢不好！」說起來，合老計的夢半星兒不差。爺兒兩個都叫喚了兩聲。

正梳著頭，只見晁家的一個家人，外邊敲得門一片聲響，說：「大奶奶在家中痰，請老爺合計大舅快去哩！」老計道：「方才你大奶奶穿著天藍大袖衫子，脖子拖拉著一根紅帶子，已是到了我家了。我就去。」火急梳上了頭，合計大官兩步只作了一步跑到晁家，只見計氏正在晁大舍住房門上提浮梁線哩。父子放開喉嚨大叫喚了一頓，老計扯著晁大舍碰了一頓頭。晁大舍這時也沒了那些旺氣，只是磕頭賠禮，聲聲說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眷，只叫看他爹的分上。計老頭又進去尋那珍哥不著，極得暴跳。

誰想到了這個時節，晁大舍相鼻涕一般，是不消說得；連那些狼虎家人，妖精僕婦，也都沒個敢上前支手舞腳的。計大官道：「爹，你早作主好來，如今妹子死子，你才做主，遲了，枉自傷了親戚們的和氣。就不為妹夫，也看晁大爺公母兩個的分上。你只

管這樣，是待怎的？這們大熱天，這是只管掛著的！」老計想起計氏囑咐，說天氣熱，叫速速打發他進房去，待進了房說話不遲，曉得兒子是「大軸子裏小軸子，畫裡有畫」的了，就依了兒子，束住口不罵了，也束住手不撩東搗西的了。

計大官道：「這使不的別人上前，妹夫，你來抱著，待我上頭解繩，收拾停放的所在。」晁大舍道：「咱可停在那裡？不然，還停在他住的明間裡罷。」計大道：「妹夫，你沒的說！家有長子哩，是你家的長兒媳婦，停在後頭，明日出殯，也不好走；開了正房，快打掃安停泊牀！快叫媳婦們來抬屍！」果然抬到正房明間，停泊端正。

計大官道：「家裡有板沒有？」晁大舍道：「家裡雖有收下的幾付，只怕用不過。」計大官道：「妹夫自己付量，要差不多，就使了也罷；要是念夫妻情分一場，叫人快買去！」晁大舍道：「就央大舅領著人往南關魏家看付好的罷。」正說道，偏那些木匠已都知道，來了，跟到板店，一付八十兩的，一付一百七十兩的，一付三百兩的。計大官道：「俺妹子雖是人家閨女，卻是大人家的娘子，也稱的這付好板。」講了二百二十兩銀子。八個木匠自己磕了三十兩的拐，又與計大官圓成了三十兩謝禮，板店淨情一百六十兩。僱了十來個人，扛的扛，抬的抬。到了宅內，七手八腳，就做起來。

晁大舍見計大官說話圓通，倚了計大官為靠山一般。莫說這板是二百二十兩，就是一千兩也是情願出的。午後做完了，裡面掛了瀝青。原來冤屈死的屍首是不壞的，放在傍晚，一些也沒有壞動。雖是吊死，舌頭也不曾伸出，眼睛也不曾突出，倒比活的時節去了那許多的殺氣，反是善眉善眼的。計老只因漂蕩失了家事，原是舊族人家，三四個親姪也還都是考起的秀才，房族中也還有許多成體面的人家，這時計家裡外的男婦也不下二百多人，都來看計氏入了斂，停在正房明間，掛上白綾帳面，供上香案桌幃。

一切停當，計大官跪下謝了他計家的本族，起來說道：「我的妹子已是入了房了，咱可亂哄一個兒！」外邊男人把晁大舍一把揪番，彩的彩，持的持，打桌椅，毀門窗，酒醋米麵，作賤了一個稱心。一伙女人，拿棒捶的、拿鞭子打的，家前院後，牀底下，柴垛上，尋打珍哥不著，把他臥房內打毀了個精光，叫晁大舍同了計家眾人跪在當面寫立服罪求饒文書。寫道：

立伏罪文約晁源，因娶媳婦珍哥為妾，聽信珍哥讒言，時常凌逼正妻計氏，不與衣食，囚圍冷房，時常毆辱。本月初六日，因計氏容海姑子郭姑子到家，珍哥誣執計氏與道士和尚有奸，挑唆晁源將計氏逼打休棄。計氏受屈不過，本日夜，不知時分，用紅鸞帶在珍哥門上吊死。今蒙岳父看親戚情分，免行告官。晁源情願成禮治喪，不得苟簡。六月初八日，晁源親筆。

將文書同眾看過，交付計老收了。計大官道：「且叫他起去！還用著他發送妹子哩！留著咱慢慢的算帳！」擺上酒來，請了對門禹明吾來陪。禹明吾道：「計老叔，聽我一言：論今愛實死的苦，晁大哥也極有不是。但只令愛已是死了，令愛還要埋在他家墳裡，況您與晁老叔當初那樣的親家，比哥兄弟兒還不同，千萬看他老人家分上，只是叫晁大哥凡百的成禮，替令愛出齊整殯，往後把這叫罵的事別要行了。」

計老道：「禹大哥，你要不說俺那親家倒還罷了，你要說起那刻薄老獃兒叨的來，天下也少有！他那做窮秀才時，我正做著那富貴公子哩！我那媽前的周濟，咱別要提他！只說後來做了親家起到他做了官止，這幾年裡，吃是俺的米，穿是俺的綿花，做酒是俺的黃米，年下蒸饅饅包偏食是俺的麥子，插補房子是俺的稻草：這是刊成板，年年進貢不絕的。及至你貢了，娶了小女過門，俺雖是跌落了，我還竭力陪嫁，也不下五六百金的妝奩。我單單剩了四頃地，因小女沒了娘母子，怕供備不到他，還賠了一頃地與小女。後來他往京裡廷試，沒盤纏，我饒這們窮了，還把先母的一頂珠冠換了三十八兩銀子，我一分也沒留下，全封送與他去。他還把小女的地賣了二十畝，又是四十兩。才貢出來了，從監候選也將及一年，他那一家人子牙查骨吃的，也都是小女這一頃地裡的。如今做了鄉宦了，有了無數的錢了，小輕薄就嫌媳婦兒醜，當不起他那大家；老輕薄就嫌親家窮，玷辱了鄉宦，合新親戚們坐不的。從到華亭，這差不多就是五年，他沒有四指大的個帖兒，一分銀子的禮物，捎來問我一聲！」

禹明吾道：「據計老叔說將起來，難道晁老叔為人果然如此？」計老道：「好禹大哥，我沒的因小女沒了，就枉口拔舌的纂他！我同著這們些親戚，合他家的這們些管家們都聽著。枉說了人，也不當家！他爺兒們的刻薄也不止在我身上，咱城裡他那些舊親戚，他管甚麼有恩沒恩，他認的誰來？袁萬里家蓋房，他一個鄉宦家，少什麼木頭？他沒的奉承他，送他二十根大鬆梁！他不收，你再三央及著他！袁萬里說：『你要收我的價，我收你的木頭；你如不肯收價，這木頭我也不好收的。』送了四十兩銀子，晁大官兒收了。論平價，這木頭勻滾著也值五六兩一根。昨日袁萬里沒了，說他該下木頭根，二百銀三百銀招把著，要連他夫人合七八歲的孩子、管家，都是呈子呈著。這人做不出來的事！禹大哥，你是知道的。」

禹明吾說：「這件事晁大哥也沒得了便宜，叫大爺了個極沒體面。這事晁大叔也不得知道，是晁大哥幹的。」計老道：「這是晁親家不知道的事，別提。我再說一件晁親家知道的事。那一年得罪著辛翰林，不應付他夫馬，把他的『龍節』都失落了。辛翰林復命要上本參，剛撞著有他快手在京，聽見這事，得七八百兩銀子按按，咱縣裡鄭伯龍正在京裡做兵馬，快手合他商議。鄭伯龍道：『虧你打聽，這事上了本還了的哩！一個封王的符節，你撩在水裡，這是什麼頑！用銀子咱刷括。』那鄭伯龍把自家見有的銀子，銀酒器，首飾，婆子合兒婦物珠簾，刷括了淨，湊了八百兩銀子，把事按住了；後來零碎把銀子還了，他也沒收一釐一分的利錢。後來鄭伯龍乾陸，也向他借八百兩銀子，寫了兩張四百兩的文約。他把文約誑到手裡，銀子又沒己他。過了一年，晁大官兒拿著文書問他要銀子，叫鄭伯龍要合他開老爺廟裡發牒哩，說誓哩，才丟開手了。京裡數起來的東西，什麼是不貴的？這幾年差往京去的，一去就是五六個，七八個，都在鄭伯龍家管待，一住就是兩三月。晁大官兒自己去了兩三遭，都在鄭伯龍家安歇，每日四碟八碗的款待。待要買什麼東西，丟個四指大的帖子與他，一五一十的買了捎將來。昨鄭伯龍回到家，晁大官兒連拜也沒拜他拜，水也沒己他口喝！他那年京裡坐監，害起傷寒來，咱縣裡黃明庵在京，就似他兒一般，恐怕別人不用心，晝夜伏事了他四十日。新近往通州去看他，送了他大大的二兩銀，留吃了一頓飯，打發的來了，惱的在家害不好哩！」告訴不了。大家都起來散了。

晁大官被計家的人們彩打了一頓，也有好幾分吃重，起不來，也沒打門幡。珍哥躲在禹明吾家，清早晚上都不敢出門，恐怕計家有人惹著要打，幸得與禹明吾都是舊相知，倒也不寂寞。禹明吾的娘子又往莊上看收稷子去了，禹明吾故此也不多著珍哥。

老計與那些族人商議告狀，族人說：「這憑你自己主意。你自己付量著，若罩的過他，就告上狀。若付量罩不過他，趁著剛才那個意思，做個半截漢子罷了。若是冬月，咱留著屍別要入斂，和他慢慢講話。這是什麼時月？只得入了斂。既是入了斂，這事也就鬆了好幾分。」那幾個秀才道：「說的什麼話！他拿著咱計家不當人待，生生的把個人逼殺了，就沒個人喘口氣，也叫人笑下大牙來！咱也還有閨女在人家哩！不己個樣子，都叫人家掐巴殺了罷！不消三心二意，明日就遞上狀！他那立的文書就是供案！」老計道：「咱這狀可在那裡遞好？」那些秀才道：「人命事，離不了縣裡，好往那裡遞去！索性說是珍哥逼勒的弔殺了！不要說是打殺，問虛了，倒不好的。」商議了，與眾人別過。

計老父子也不曾往家去，竟到了縣門口，尋著了寫狀的孫野雞，與了他二錢銀子，央他寫狀，寫道：

告狀人計都，年五十九歲，本縣人。告為賤妾逼死正妻事：都女計氏自幼嫁與晁源為妻，向來和睦。不幸晁源富享百萬，貴為監生，突嫌都女家貧貌醜，用銀八百兩，另娶女戲班正旦珍哥為妾；將都女囚圍冷房，斷絕衣食，不時捏故毆打。今日初六日，偶因師姑海會郭氏進門，珍哥造言都女奸通僧道，唆勒晁源將都女拷打休棄，致女在珍哥門上吊死。痛女無辜屈死，鳴冤上告。計開被告：晁源、珍哥、小梅紅、小杏花、小柳青、小桃紅、小夏景、趙氏、楊氏。干證：海會、郭姑子、禹承先、高氏。

於六月初十日，候武城縣官升了堂，拿出投文牌來，計老抱了牌，跟進去遞了，點過了名，發放外面看牌伺候。十一日，將狀准出，差了兩個快手，一個伍小川，一個邵次湖，拘喚一千人犯。兩個差人先會過了計老父子，方到晁家。門上人見是縣裡差人，不敢傲慢，請到廳上坐下，傳於晁大舍得知。

晁大舍忍了痛，坎了頂孝頭巾，穿了一件白生羅道袍，出來相見。差人將出票來看了，就陪著款待了酒飯，坐間告訴了前後事情。差人道：「吊死是真，這有甚帳！沒的有償命不成？只是大爺沒有正經行款，十條路憑他老人家斷哩！晁相公，你自己安排，明日也就該遞訴狀了。」要作別辭去。晁大舍取出二兩銀來，說：「以後還要走哩。這薄禮，權當驢錢，明日遞過訴狀，專意奉屈

致敬，再商議別事。」差人虛遜了一遜，叫過他跟馬的人來，將銀收過，送別去了。

即刻請過禹明吾來商議，一面叫人往縣門前請了寫狀的宋欽吾來到，與他說了緣故，送了他五錢銀子，留了他酒飯。宋欽吾寫道：

訴狀監生晁源，係見任北直通州知州晁思孝子，訴為指命圖財事：不幸取刁惡計都女為妻，本婦素性不賢，忤逆背倫，不可悉數。昨因家事小嫌，手持利刀，要殺源對命。源因躲避，隨出大街撒潑。禹承先、高氏等勸證。自知理屈，無顏吊死。計都率領虎子計巴拉並合族二百餘人蜂擁入家，將源痛毆幾死，門窗器皿打毀無存，首飾衣服搶劫一空。仍要詐財，反行刁告，鳴冤上訴。被訴：計都、計巴拉、計氏族棍二百餘人。干證：禹承先、高氏。

於十二月，亦赴武城縣遞准，僉了票，仍給了原差拘喚。晁源雖有錢有勢，但甚是孤立。他平時相厚那些人又都不是那老成有識見的人，脫不了都是幾個暴發戶，初生犢兒。別的倒有許多親朋，禁不得他父子們刻薄傲慢，那個肯強插來管他？真是個「親戚畔之」的人。計老頭雖然窮了，族中也還成個體面，只看昨日入斂的時節，不招而來的男婦不下二百多人，所以晁大官也甚是有些著忙。但俗語說得好：「天大的官司倒將來，使那磨大的銀子罨將去」，怕天則甚？只是人心雖要如此，但恐天理或者不然。且看後來怎生結束。